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论争

翟海魂

(河北省教育厅,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上的论争,对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美国 中等职业教育 发展与论争

作者简介:翟海魂(1964-),男,教育学博士。现任河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委员会成员,天津大学教授、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讲比较职业教育与外国职业教育史课程。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4-0054-05 **收稿日期:**2007-05-20

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后,美国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迅速成长为工业强国。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促进了教育的变革。19世纪后期,美国的职业教育开始向制度化迈进,20世纪以来功能日趋完善,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发展中,职业教育一直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发展方式上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一、公立中学的就业导向遭遇挫折

美国最早的中等学校是从英国传入的文法学校。18世纪中叶,文实学校由于富兰克林的呼吁而诞生。这种新型中等学校兼具就业和升学双重任务。19世纪20年代产生的中学更加面向现实,探索就业导向。1821年美国第一所公立中学在波士顿创办,学校由政府征收税款开办,创办之初就宣称学校的任务是教授实用学科,让学生直接为生活做准备,而不是为升入大学做准备。公立中学免费为众多普通公民而设,面向不以升学为目的而志在就业的广大青年,且与初等教育相互衔接。而英国的公学、德国的文科中学和法国的国立中学都是面向富人家子弟的大学预备学校,与初等教育没有联系。由于与欧洲中学风格不同,美国公立中学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有的学者认为美国中学水平不高,不堪和欧洲中学相较量。对此,1751年在费城首创文实学校的富兰克林的曾孙、曾任费城中学校长的贝奇在1839年的欧洲教育考察报告中反驳说:“人们通常仅把给学术专业教育奠定基础的学校称为中等学校,在这种认识之下,普鲁士邦仅有文

科中学才称中等学校。实际上,实科中学同样应冠以中等学校之名,因在学生年龄和学科程度上,两种学校是相等的。实科中学毕业生能升入建筑学院、机械学院、工业学院和其他专科学校,而这些学院都能保持优良学业水平,和一般大学完全相同。虽则绝大多数实校毕业生并不升学而就业,但其学术效益是不愧为中等学校的榜样。”^{[1](p214-216)}贝奇的看法得到了法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基佐的认同。

美国公立中学就业导向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著名的“卡拉马祖判决案”后,公立中学的办学职能发生了变化。密歇根州的卡拉马祖学区学校董事会表决通过了开办一所公立中学的决定。一位叫斯图亚特的市民对此提出了诉讼,以制止越来越重的税收负担。1874年7月,州最高法院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做出了建立公立中学合法性的最终判决。但法院同时强调:本州的政策和本州的宪法,都没有限定初等学校只能教授他们的官员所要教的学科,或限定只能办某一等级的学校。这个说法就意味着公立中学应当遵从纳税人的意愿来办学,不能只以就业为目标。正如美国教育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卡拉马祖判决有时被称为美国公立中学的‘大宪章’,它为公立中学的升学职能提供了法律根据。”^{[2](p63)}

随着公立中学升学职能的不断强化,大学对中等教育的控制与影响也日趋明显。1892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EA)为改进中学课程成立了中学课程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 on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 Eliot)任主席。该委员会有10名委员,其中有5位是大学校长。为适应将来中学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的需要,委员会提出了中学课程教授五类科目:一是语文,二是数

学,三是历史,四是博物学,五是物理学和化学。不管学生目标如何,均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和难度传授给每一个学生。当该报告受到批评时,艾略特为此辩护说:“欧洲把孩子分为未来的农民、机械师、商人、零售商和专业人士的教育制度,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是不能接受的。”^{[3](p78)}1899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于1895年组织的大学入学要求标准委员会(Committee on College Entrance Requirements)提出报告,同样规定了大学新生在中学应修习的科目和各科目应修习的学分。这两项报告的基本精神相同,都要求中等学校根据高等院校的需要决定教学安排。很明显,报告强调了中学的目的是升学准备。

二、中等教育升学导向的转变与 双重功能的确立

上述两项报告并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中等教育忽视大多数学生需要的问题受到社会的热切关注。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一位,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超过德国。20世纪初是美国进入机器工业生产的高潮时期,以工厂经济为主的社会生产模式需要大批的熟练技术工人,但其教育相对落后。20世纪初,美国18—21岁人口大学入学率不足5%,14—17岁人口中学入学率约为15%。^{[4](p82)}中等教育的升学导向造成辍学学生增加,童工问题再度成为社会矛盾。而19世纪以来,德国、瑞士、奥地利、丹麦等国举办培养工、农、商各业人才的学校的实践给美国以很大触动,因此,美国教育界不仅没有受到国家教育协会一系列报告的影响,反而掀起了强大的求实求新的浪潮。

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背后要有一定的社会理论,同时又催生理论的发展与更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欧美各国兴起了教育革新运动。西欧的教育革新运动被称为“新教育运动”,而在美国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主要的代表当推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蒙台梭利的“自由教育”思想以及凯兴斯泰纳的“劳动学校”思想。这些理论和实践,内容各有不同,但总体说来,都是反对形式主义课程和教育与生产严重脱离的倾向,致力于建立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教育。其中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对美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就专门列了“教育与职业”一章。杜威认为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必然要把职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而学校又必须和社会联系起来,“学校即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适

应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人;杜威认为“无论何时,人类占优势的产业就是生活——就是智力和道德的生长”,^{[5](p326)}个人只有在人生活动中才会感到职业的意义,并给别人带来“好处”,职业训练既是一种“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训练,也是“包括任何一种艺术能力、特殊的科学能力以及有效的公民品德的发展”,“教育即生活”,肯定了职业因素在教育上的地位与作用。“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使得美国的学校教育发生了变形。主要目的或者说宗旨,是要教育能适应美国变化着的生活需要”。^{[6](p7)}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影响下,很多学校把职业训练看作学校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职业训练进入中等教育课程,成为20世纪初美国中等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

1915年4月,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先生随农商部实业团到美国考察,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对美国中等教育中的职业倾向十分赞赏。“真可称美国无中等实业学校,都是中学校。亦可称美国无中学校,都是中等实业学校”。^{[7](p168)}“索得芝加哥公订市立中学校课程。校分普通科、理科、师范预备科、商业科、公职养成科、工业科、普通工艺科、家事科、美术科、建筑科,皆四年毕业。所谓公职养成科,乃养成公共机关办事员。其科目为英文、近世方言、会计、速记、打字、商律、体育等。此四年毕业各科外,别有二年毕业之各种职业科。如会计科、速记科、用器画科、图案科、制型科、机械工作科、木工科、电气科、家事科、印刷科、园艺科,皆志在速成,注重实习,仅二年毕业者也”。^{[8](p30-31)}事隔十数年,黄炎培先生对于美国中等教育的就业导向仍大加赞美:“民国四年,兄弟到美国考察中学教育,大受刺激。参观十九个中学,其中只有一个中学是预备升学的,其余均办农、工、商等,为职业预备。后往菲律宾参观他们合理的教育,回国后,遂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中华职业学校。”^{[8](p259)}可见,美国中等学校的职业教育给黄炎培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中等教育的就业目标进一步明确。1913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成立中等教育改造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该委员会主席金斯利(Clarence Kingsley)来自纽约布鲁克林手工培训高中,其观点与担任1893年10人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明显不同。1918年,委员会提出了《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赞同设立综合中学,强调中学既是文化学科的教育阵地,又是培养职业知识和技能的场所,中等教育的职业功能和升学功能并举。报告从中等教育

必须以青少年能完满地 and 有价值地生活为目的出发,提出了7项原则,给中等教育提出了新方向和新任务,对从制度上改变中等教育单一的升学功能、形成美国中等教育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被人们称为美国中学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后经美国教育家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 1893-1979)的推动,综合中学把“普通教育”、“学术教育”、“职业教育”三种职能集中于同一屋檐下。从黄炎培先生亲自考察的情况看,20世纪初期美国中等学校里的职业教育有名有实,发展态势良好。

三、关于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的争论

应该说,经过一个时期的讨论和实践,美国各界在对中等教育阶段实施职业教育这个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但在发展方式上的激烈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焦点在于是否建立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职业教育体系。

世界博览会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助推器。通过展示优秀技术,刺激了各国职业教育的进步。19世纪后期,美国一些教育家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朗克利(J. D. Runkle)和华盛顿大学的M. 伍德瓦(Calvin M. Woodward)都在寻求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Centennial Exposition)上展示的“俄罗斯法”给了他们以重要的启迪。1868年建立的莫斯科帝国技术学校,通过分析生产技术,并把制作过程分解为几个要素,然后据此制定教学计划,并按顺序进行教学,指导学生通过工厂实习掌握这些技术。这个方式比起学徒制,时间少、效率高,一个教师可以同时教许多学生。俄国方式的引进直接影响了美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在举办博览会的当年,朗克利就在学院为工程和技术专业的学生设立教学车间。1876年8月,他还在波士顿按照“俄罗斯法”创建了新的机械技术学校。实践证明,一年的实习要胜过五年学徒期间学到的技艺。M. 伍德瓦研究了“俄罗斯法”,结论是,如果把技术的实习加以分解,并从教学的角度使之系统化,则可以使技术课程与中等学校的其他课程摆在同等的位置上。在他的努力下,华盛顿大学也于1879年6月6日建立了手工训练学校。但他们的做法受到了批评。美国著名教育家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ris, 1835-1909)致信国家教育协会,公开反对将手工训练作为公共学校的课程,认为这是“卢梭主义的遗绪,无法分辨心智能力的高下”。^{[9](p302)}哈里斯深信,学校教育是“将各

个阶层的人加以提升,使其进入到文明生活的最了不起的手段。”因此,他提倡建立这样一种类型的学校:它能为所有的青年人提供一种普通的、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教育,它以人为培养目标、以培养性格和智力为内容,而非培养像工人一样的特定工作技能。^{[10](p180)}

虽然反对派身居高位且对决策者影响很大,但来自企业和地方政府要求设立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职业教育体系的呼声日甚。早在1878年,怀特(Emerson E. White)就提出了由学校进行职业培训的方案;1905年马萨诸塞州州长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成立了州职业教育委员会,由刚从德国学习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模式的汉纳斯(Paul. H. Hanus)任主席。次年委员会提出职业教育或由普通中学设置职业科进行,或另行设置职业学校进行。在推进职业教育过程中,1906年成立的“全国工业教育促进协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Education)发挥了主导作用。该协会在题为《职业训练与普通教育体制的关系》的报告中建议联邦政府对职业教育问题进行调查,并联合一些国会议员向国会提供职业教育立法的方案。特别是,他们公开赞成在普通中学外另设公立职业学校的建议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美国劳工联盟在1908年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年会上就宣布:有组织的工人对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具有最大的兴趣;全国制造业者协会也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应该注意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提供财政资助。在1910年前后,美国大约半数以上的州已建立了一批技术中学、农业中学以及职业训练学校等。威斯康辛州和伊利诺斯州制定了中学和职业学校并列的法案。但不久,一场关于职业教育法案的争论在伊利诺斯州展开,争论一直持续到1917年。以芝加哥商团为首的工商界赞成这一举措,而以州劳工联合会为代表的工会势力则坚决反对,最终法案被迫流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职业教育体系问题上,教育界的权威人士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比较有影响的是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校长阿威立(Samuel Avery)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校长贝克尔(James H. Baker)等人。他们认为,职业教育很需要,但不必另设职业学校体系。在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美国是尊重文化和劳动的社会,一切手工劳动者、机械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都是公民,都应一方面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一方面具有劳动生产的能力,生硬地把两者隔离起来是违反社会发展方向的。^{[1](p434)}杜威反对尤甚。杜威十分强调职业和职业教育的

重要性,但从教育和民主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反对设立专门职业学校来实施职业教育,把文化教育与职业教育割裂开来,主张在普通学校中实施职业教育。他强烈抨击了单独设立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职业学校的观点。杜威指出,传统教育存在种种的对立:劳动与闲暇、理论与实践、身体与精神,而这一切的对立最终归结为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对立。^{[5](p322)}杜威认为,“职业技术教育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职业技术教育并不是‘营业教育’(Trade Education),不是做专门行业的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应该注重使人懂得实业、工业所应知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应用手足、肢体发展的本能;一方面不能不注重知识,知道科学的所以然。”^{[5](p157-335)}杜威特别强调指出,在学校里实施职业教育并不是为某种职业训练一些工人,也不是要学生专门钻研一种工作或职业,而是要使学生获得与普通教育结合的职业训练,并逐渐明白现代工业的基础,养成一种对他的工作或职业以及社会的明智态度。在学校中,不要给学生过早的职业定向,尤其不要预先就为学生决定将来从事某种职业,也不应只给学生一种职业训练,而应看到学生将来从事多种职业的可能性。^{[11](p409)}所以杜威提出要培养“一个发展的人”,培养这样的人的具体做法就是让学生“主动作业”,通过作业进行训练。所谓“作业”,就是让学生学习使用工具,学做各种手工如木工、金工、制图等等,让学生在“做中学”。

起初,政府的态度很鲜明。1907年国会通过《戴维斯法案》(Davis Act),要求在普通中学之外成立职业学校。1912年,国会再次通过《佩之法案》(Page Act)支持在普通中学之外成立职业学校。1913年,国会组成专门委员会对是否建立独立的职业教育体系问题进行研究。次年,该委员会提出报告,支持建立与普通教育并行的职业教育体系。报告指出,全国约有1250万农民,其中曾受充分农业教育者不超过1%,全国约有1425万工人,其中曾受充分工业教育者也不及1%。倘有成为体系的职业教育的有力配合,必给国家和个人增加大量财富。当前,每年工业需增100万新工人,都需要在初等教育基础上接受三年职业教育,这就使每年继续有300万人在中等学校接受职业教育,约和一般中学生的数目相似。另外,在职的工农业者过去所受教育不足,也须再受补习教育。最后,报告更指出在1910年全国14—18岁的青少年共7220298人,其中曾进过任何类型中等学校者,包括日校、夜校、私校、公校以及技术班之类者,仅占1/7。因此种种,报告竭力呼吁由联邦政府拨款经费,成立全国性职业

教育体系,不能贻误时机。^{[1](p435)}

第二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指定成立了“职业教育国家资助委员会”,研究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支持问题。委员会提出了题为《美国职业教育大宪章》的报告,建议立法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报告中说,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14岁以上中等水平的人才,使他们在手工艺、工业、农业、商业以及家政方面工作效率更高。报告还比较了当时美国与德国的职业教育:“美国人终于艰难地开始了为成百万人提供实际教育的工作。在整个美国,手工艺学校比小小的德意志巴伐利亚王国还少,而德意志的人口比纽约市多不了多少,仅在慕尼黑市受训的工人就比美国所有大城市中受过训的工人还多”。^{[12](p16)}委员会呼吁建立多种形式的职业学校来培养国家需要的建设人才。但这个报告递交后被搁置起来。事隔两年,1916年威尔逊总统在写给国会的咨文中指出,“职业和工业教育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面对我们国家发展的关键的几年,在极大程度上依靠这种教育,国家在等待着国会富有想象地通过立法,我们急切地等待着—一个十分伟大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12](p16)}

正如威尔逊总统所期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1917年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使美国职业教育跨上新台阶。遗憾的是,法案没有采纳建立独立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议,而是事实上认可了综合中学体制下的分科教育,学生根据不同兴趣和能力选择进入学术或职业科。至此,职业教育成为中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支持建立独立职业教育体系的《戴维斯法案》也随之废止。对这样一种有别于欧洲双轨制的中等教育模式,美国人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哈佛大学教授斯波丁(Francis T Spaulding)在报告《中学和生活》中反映了他在1936、1937年对公立中学所作的调查结果:培养公民被学校认为是最基本的责任;而学校明确的工作目标仍是10%的学生准备升学,其他90%的学生处于一种漂浮状态,与成人的实际生活没有联系;学校没有为那些在学术方面有天赋的学生提供任何特殊的课程,职业课程基本是技巧训练和记忆,缺少一般的理解,职业教育基本都在学校进行;学生没有职业技术,却反对职业的真实感受,专门职业学校也许不民主,但却能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13](p163)}

结 语

历史是认识现实的一把钥匙。了解其过去是为了认识

其现在。因为,历史是不断重演的,只是并不完全地原样重演而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巴茨(P.F.Butts)在1947年出版的《教育文化史》中说:“研究教育史,就其本身而言,是不能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的;但它使我们更为聪明地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1](p631)]学校职业教育是古代学徒制向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一种适应现代生产需求,由普通教育中分化出来的教育类型,集中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早在中世纪就产生的文法中学是大学的预备学校,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为产业服务的职业教育的产生,使中等教育与现代机器大生产实现了结合,也使中等教育的功能由单一选拔功能扩展到升学和就业教育兼备的双重功能,改变了中等教育几百年来一直游离于经济生活之外的状况。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了教育的进步。在中等教育阶段进行职业教育,既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又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职业教育兼具教育属性和职业属性,但在如何实施问题上却有许多的争论,而且争论仍在继续。回顾美国职业教育的曲折发展过程,对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滕大春. 美国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 Jorgen Herbst. *The once and future School,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M], Routledge New York, 1996.

- [3] [美]丹尼尔·坦纳,劳雷尔·坦纳. 崔允郭等译. 学校课程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4] [美]艾伦·C·奥恩斯坦,费朗西斯·P·汉金斯. 柯森等,译. 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第三版)[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5] 杜威. 王承绪,译. 民主主义与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马骥雄. 战后美国教育研究[M]. 南京: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7] 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一卷)[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8] 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9] 林玉体. 美国教育思想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10] [美]劳伦斯·A·克雷明. 朱旭东等译. 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 姜义华,曹伯言. 胡适学术文集·教育[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 转引自周蓁. 中外职业技术教育比较[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3] 季苹. 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Development and Controversy of America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ZHAI Hai-hun

(Education Department,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troversies that focus on the developing trend and mode of America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by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its problems and results are beneficial to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America voc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roversy

[责任编辑 荣艳红]